

传世奇书·卷三

新评花月痕

清·魏秀仁 著
郑福田 评

目 录

- 第 一 回 蚩蚩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1)
- 第 二 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4)
- 第 三 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饯筵招游荔香院 (8)
- 第 四 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14)
- 第 五 回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19)
- 第 六 回 胜地名流楔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24)
- 第 七 回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29)
- 第 八 回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痾 (36)
- 第 九 回 粤峯水阁太史解围
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41)

- 第十回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 (46)
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 第十一回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 (51)
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土规构蚌 (56)
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 第十三回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62)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 第十四回 意绵绵两阙花魂词 (67)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 第十五回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75)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 第十六回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82)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 第十七回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89)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96)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 第十九回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103)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拏帷一笑 (109)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116)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 第二十二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125)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第二十三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132)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139)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144)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152)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159)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愁书生受赚 讨藤镯慧太岁招灾	(166)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谐老卜居园游柳巷	(172)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180)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188)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摹云楼华灯猜雅谜	(194)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200)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碧霞宫明月听鹂弦	(205)

-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210)
-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216)
-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荐诏予清衔
风暖草熏春来行馆 (220)
- 第三十八回 茆苜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225)
-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229)
-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233)
-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紫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239)
-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245)
-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250)
-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秽除蝉蜕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256)
-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261)
-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复浔郡欧节度策勋 (266)
- 第四十七回 李谩如匹马捉狗头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271)

-
-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278)
- 第四十九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284)
-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289)
-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295)
-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300)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尽之。然自古忠孝节义，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且相率而为伪，何况其他！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

请问看官：渠是情种，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吟风啸月，好景难常；玩水游山，劳人易倦。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窗明几净，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阑灯灺，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

[评] 原为情种，本有情根，天地君亲，无力报效，乃寄于名花时鸟，乃寄于适情之物，乃寄于多情之人。

这段话从那里说起？

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姓虞，号耕心，听小子这般说，便拂然道：“人生有情，当用于正。陶靖节《闲情》一赋，尚贻物议；若舞衫歌扇，转瞬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还讲什么情呢！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读书是为着科名，谋生是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聪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荡不羁，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儿女子态，留恋勾栏中人，——你想，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只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

[评] 设一反面标的。

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

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

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迹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麇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

[评] 然则举世纷纷，皆是假面，可叹！

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愤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棠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瘞鹤之铭；鸚鹄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评] 心方不圆，肠直不曲，不获知于世，乃溷迹青楼。知己者，恒在风月烟花之间。

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中人传之。其年夏五，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计，忽悟天授此书，接济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携往茶坊，敲起鼓板，赚钱百文，负米以归，供老母一饱。

书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叹息的，都说道：“书中韦痴珠、刘秋痕，有真性情；韩荷生、杜采秋、李谗如、李夫人，有真意气。即劣如秃僮，傻如跛婢，慧如屠户，懒如酒徒，淫如碧桃，

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可见人心不死，臧获亦剥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隐。至如老魅焚身，鸡栖同烬；么魔荡影，兔脱遭擒；鼯鼠善缘，终有技穷之日；猢猻作剧，徒增形秽之羞，又可见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冤有头，债有主，愿大众莫结恶缘；生之日，死之年，即顾影亦惭清夜。

小子尝题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

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

[评] 撰出《花月痕》来历。

今日天气晴明，诸君闲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听小子讲《花月痕》也。

其缘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回评] 全书主旨，乃一“情”字。作者认为，人生在世，最真者无过男女之情。但因今人恒以假面示人，故欲于世上求真情，其实难得。反倒是风月烟花中，颇多知己，颇具真情，以此为后来情节、人物张目。另外，作者还杜撰出本书来历，以增迷离恍惚风致。

第二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别有潇洒出尘之致。亭左近花神庙，编竹为墙，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时葬花于此，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那年春闱榜后，朝议举行鸿词科，因此各道公车，迟留观望，不尽出都。

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系东越人，自十九岁领乡荐后，游历大江南北，西登太华，东上泰山。祖士稚气概激昂，桓子野性情凄侧，痴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对策既接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执政。此番召试词科，因借窗友万庶常，同寓圆通观中，托词暑，礼俗士概屏不见。左图右史，朝夕自娱。

光阴易度，忽忽秋深，乡思羁愁，百无聊赖。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带随身小童，名唤秃头，雇车出城，一径往锦秋墩来。遥望残柳垂丝，寒芦飘絮，一路倒也爽然。

[评] 为畅遥襟，来登高台，痴珠骚人深致。

不一会，到了墩前，见有五六辆高鞍车，歇在庙门左右。秃头已经下车，取过脚踏，痴珠便慢慢下车来，步行上墩。

刚到花神庙门口，迎面走出一群人，当头一个美少年，服饰甚都，面若冠玉，唇若涂朱，目光眉彩，奕奕动人。看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随后两人，都有三十许，也自举止娴雅。前后四个相公跟着，说说笑笑。又有一个小僮，捧着拜匣。痴珠借秃头闪过一边，举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

[评] 先结一望之缘，可惜交臂失之。

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然后缓步进得门来。白云锁径，黄叶堆阶，便由曲栏走上。见殿壁左厢，墨沈淋漓，一笔苏字草书，写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

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

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

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痴珠看了一遍，讶道：“这首诗高华清爽，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

痴珠因向前相见，随问他：“可认得题诗这人？”沙弥道：“这位老爷姓韩，时常来咱们这里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却不知道官名住宅。”痴珠道：“这言诗好得很，是个才子之笔。你对汝师父讲，千万护惜着，别涂抹了。”沙弥答应了，便随痴珠迤迤上陶然亭来。满壁琳琅，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且先看款。忽见左壁七律一首，款书“春日招芝香、绮云、竹仙、稚霞诸郎，修禊于此。”后面书“荷生醉笔”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旧时烟草旧时楼，又向江亭快禊游。
尘海琴樽销块垒，春城莺燕许勾留。
桃花如雪牵归马，湘水连天泛白鸥。
独上锦秋墩上望，萧萧暮雨不胜愁！”

痴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潇洒不羁，亦可概见。惜相逢不相识，负这一段文字缘了！”沉吟良久，向沙弥要了笔砚。填《台城路》词一阙云：

萧萧落叶西风起，几片断云残柳。草没横塘，苔封古刹，才记旧游携手。
不堪回首。想倚马催诗，听莺载酒。转眼凄凉，虚堂独步迟徊久！
何人高吟祠畔，吊新碑如玉，孤坟如斗？三尺桐棺，一杯麦饭，料得芳心
不朽。离怀各有。尽泪堕春前，魂销秋后。感慨悲歌，问花神知否？

[评]此书诗词俱佳，非同类书可比。

自吟一遍，复书款云：“东越痴珠，秋日游锦秋墩，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枵触闲情，倚声和之。”写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韩老爷再来，汝当以我此词质之，休要忘了。”沙弥亦含笑答应，递上茶来。

痴珠兀自踱来踱去，瞧东瞧西。秃头道：“老爷，你看天要下雨，我们回去，路远着哩。”痴珠仰首一看，东北上黑云布满，遂无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车而去。这且按下。

却说荷生，这日自锦秋墩进城，已有三下多钟。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一为郑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正上灯赌酒，只见青萍回道：“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说‘明经略军营摺弁，送来经略书信，并聘金三百两，现在寓处，候老爷呈缴，且有话面回。’”荷生迟疑道：“明节相去岁挂印时，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时因春闱在迩，婉辞谢去。今有书来，想必还为此事，但教我怎样处呢？”侍御道：“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归路又梗于烽火，何不乘此机会出

都，未为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强留，吩咐提灯，送出大门，看过上车，方才进去。

看官听着：这明经略名禄，本是国家勋戚，累世簪缨，年方四十五岁。弓马娴熟，韬略精通，而且下士礼贤，毫无骄奢气习。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总制屡屡言及，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词赋，虽不过人，而气宇宏深，才识高远，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羁束。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部作乱，四方刀兵蠢动，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经略西陲。临别时，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说起，经略立时欲聘同行。荷生因要应鸿词科，不肯同往，经略心颇怅怅。不料回部日更猖獗，经略驻兵太原，一面防边，一面调度河南军务，接济两湖、两江、两广各道粮饷，控制西南，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羽书旁午，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虽各有所长，却无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必定不差。近知词科停止，因致书劝驾。

荷生自旧腊入都，迄今已九阅月，润笔之绢，谀墓之金，到手随尽；正苦囊空，得此机缘，亦自愿意，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

[评] 荷生事业，由此开始。

荷生此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餽敬、张祖席，自彰义门至芦沟桥，车马络绎。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带了老苍头贾忠，小童薛青萍，并新收长随索安、翁慎，一路酬应，到得芦沟桥，已是未末申初时候。

刚至旅店，适值门口拥挤不开，将车停住。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伏侍一人上车，衣服虽不十分华美，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且面熟得很，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正在凝思，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还有春庆部、联喜部相公们，一齐迎出，便急忙跳下车来。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

次日起身，午后长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款书“九月十二日，韦痴珠出都，计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怀得句，不计工拙也。”想道：“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这人么？”因朗诵道：

“残秋倏欲尽，客子苦行役。行行岂得已，万感在心曲！浮云终日闲，倦鸟不得宿。蓟门烟树多，芦沟水流浊。回首望西山，苍苍耐寒绿。”

看毕，叹了一口气，想道：“此诗飘飘欲仙，然抑郁之意，见于言表。才人不遇，千古如斯！”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绪虽甚无聊，气概却还莽兀。我这回出都，好像比他强多，其实沦落天涯，依人作计，正复同病相怜也！”

[评] 荷生与痴珠同感正多。

兀坐半晌，只见索安回道：“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荷生想了一回，说道：“坐轿甚好，昨天误了半站，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赶上正站，汝们迟到都不妨呢。”

看官，你道荷生要赶正站，是何意思？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诗，因诗想人，恨不一下问明。岂知痴珠在都日久，资斧告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此番出都，因陕西是旧游之地，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决计由晋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篋书籍，概托万庶常收管，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一领皮袍，自京到陕二十六站，与车夫约定，兼程前进。你道荷生大队人马，那里赶得上他？

[评] 再次失之交臂，令人怅然。

正是：

大海飘萍，离合无定。

万里比邻，两心相印。

到底荷生、痴珠踪迹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回评] 作者此书，借韦痴珠写现实，借韩荷生写理想，穷达对比，双线并行，此回开谭伊始，已现端倪；韦痴珠、韩荷生，一书主角，相契最深，此回写双方羡慕对方文采，却两次失之交臂，特为后文留地步也；作者擅长诗赋，故此书诗词歌赋，累牍连篇。读者有闲，自可细细品味。

第三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话说痴珠单车趲行，不日已抵潼关。习凿齿再到襄阳，蒯子训重来灞水，一路流连风景，追溯年华，忽然而喜，忽然而悲，虽终日兀坐车中，不发一语，其实连篇累牍，也写不了他胸中情绪，便口占一绝道：

“苍茫仙掌秋，摇落灞桥柳。
锦瑟惜华年。欲语碑在口。”

吟毕，喟然长叹。

[评] 五言四句，苍凉凄清。秃头哪省此意！

秃头正在车头打盹，忽然回头道：“此去长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爷进城，何处卸车呢？”痴珠想道：“西安尽有故旧，但无故扰人，又何苦呢？”便说道：“咱们进城找店吧。”

[评] 心事浩茫，神情落寞。

转瞬车到东门，刚进瓮城，忽见从城内来了一车，车内坐着一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系长安王太傅长孙，与痴珠同年；这日要往城外探亲，适与痴珠相值。两边急忙跳下车来，欢然道故。

漱玉因问道：“前月接万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游，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这般快？但如今那里卸车呢？”痴珠未答，秃头在傍道：“老爷要找店哩。”漱玉道：“岂有此理。难道西安许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么？”痴珠笑道：“不是这般说，小弟急欲入川，拟于此时竟不奉访，俟回陕时再与故人作十日之欢。”漱玉笑着吩咐跟人道：“你们赶紧飞马回家伺候。”一面说，一面携着痴珠的手道：“我们同坐一车，好说话些。你的车叫管家坐着，慢慢的跟来吧。”

原来漱玉家中有一座园亭，是太傅予告后颐养之地，极其曲折，名曰邃园。太傅开府南边时，痴珠尚幼，最为太傅所器重。后来与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发难，因上书言事，触犯忌讳，祸几不测，赖太傅力为维持，得以无罪。未几太傅予告，携入关中，所以园中文酒之会，痴珠无不在座，所有联额题咏，痴珠手笔极多。因此一家内

外男女，无一人不认得痴珠。先是家丁回家，说“韦老爷来了”。这漱玉太太便分派婢仆，将邃园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脚铺设起来。

是夜，两人相叙契阔，对饮谈心。伤风泽之寝微，痛劫灰之难问。痴珠忽惨然吟道：“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我近来绝口不谈时事矣！”

[评] 抑塞愤激而无可如何。

停了一会，漱玉因问痴珠道：“你记得七年前进京，娟娘送咱们到灞桥行馆么？那一夜你两人依依情绪，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诗是七绝两首。”便吟道：

“灞陵驿畔客停车，惜别人来徐月华。

浊酒且谋今夕醉，明朝门外即天涯。

玳梁指日誓双栖，此去营巢且觅泥。

絮絮几多心上语，一声无赖汝南鸡。

是不是呢？”痴珠道：“你好记性。这两首诗，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痴珠惨然高吟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问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状呢？”漱玉道：“我前年见过一面，才晓得他嬷死了。以后闻人说。他哭母致疾，闭门谢客。近来我不大出门，便两年多没见人提起他踪迹。如今长安名花多着哩，迟日招一个人领你去逛逛吧。”痴珠道：“我也听得人说，这几年秦王开藩此地，幕中宾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风光自然比向时强多了。”

二人于是浅斟细酌，尘棕渴涤，烛跋三现尚未散筵，只见小丫鬟携着明角灯回道：“太太说夜深了，韦老爷初到，车马劳顿，请老爷少饮，给韦老爷早一点安歇吧。”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顾与故人畅谈。”遂尽一壶而散。晚夕无话。

次日饭后。漱玉果招一个人来，姓苏字华农，系府学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亲。西安本系痴珠旧游之地，是日同华农走访各处歌楼舞榭，往往抚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怅然而返。

[评] 浅斟强酌、抚今追昔，打成一片惨淡凄清。

第三日，漱玉回家，也跟着同游。一连数日，总访不出娟娘信息，痴珠就也懒得走了。彼时便有亲故陆续俱来，痴珠也不免出去应酬一番，更把访娟娘一事搁起。再且痴珠急于入川，只得将此事托漱玉、华农，慢慢探问。

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饮，门上送进单帖，系痴珠世兄弟吕龙文，专为痴珠饯行，请漱玉、华农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设宝髻坊荔香仙院，务望便衣早临，是荷！”痴珠将单递给华农道：“这荔香院你认得么，怎的咱们没有到过？”漱玉笑道：“这地方华农是进不去呢。如今龙文请你，你题上‘知’字，我们都陪你走一遭吧。”

闲文休叙。到了那日三下多钟，龙文亲自来邀，恰好华农在座，便四人四辆车，向宝髻坊赶来。此时已是十月将终，朔风渐烈。痴珠初进巷口，便遥闻一阵笙歌之声。又走了半箭多路，到了一家前面，车便站住了。四人一齐下车。只见门前一树残柳，跟班先去打门。痴珠细看，两座油漆黑溜溜的大门，门上朱红帖子，是“终南雪霁，渭北春来”八个大字。早有人开了门，在门边伺候。

痴珠四人相让了一回，跨进来，便是一条砖砌甬道。院中卸着一辆雕轮绣幌的轿车。甬道尽处，便是一个小小的二门，进去，门左右三间厢房，厢房内人已出来，开着穿堂中间碧油屏门。痴珠留心看那屏门上匾额，隶书“荔香仙院”四个大字；门中洒蓝草书板联一对，是“呼龙耕烟种瑶草，踏天磨刀割紫云”集句。

[评] 有气魄，此女绝非凡品。

痴珠赞声“好”！跨进屏门，便是三面游廊，中间摆着大理石屏风，面面碧油亚字栏干，地下俱是花砖砌成，鸟笼花架，布满廊庑上下。四人缓步上厅，便有丫鬟掀起大红夹毡软帘，早有一股花香扑鼻。方才要坐下，早闻屏后一阵环佩之声，走出一丽人，髻云高拥，鬓风低垂，袅袅婷婷，含笑迎将出来，把眼瞧着痴珠道：“这位想是韦老爷么？”龙文笑道：“你怎么认得？”便携着丽人的手，向痴珠道：“此长安花史中第一人物，小字红卿，吾兄细细赏鉴一番，可称绝艳否？”痴珠深深一揖道：“天仙化人，我痴珠瞻仰一面，已是三生有幸，‘赏鉴’两字，你可不唐突么？”红卿笑道：“韦老爷如此谬赏，令我折受不起。”便让四人依次而坐。

屋系三间大厅，两边俱有套间在内。一会，丫鬟捧上茶来，红卿亲手递送已毕，又坐了片刻，漱玉便向红卿道：“我辈虽非雅客，竟欲到你小院一坐，不知可否？”红卿笑道：“岂敢。小室卑陋，恐韦老爷笑话。”说着便往里请，丫鬟前面领著，转过屏后，又一小小院落。由东边一道粉墙进了一个垂花门，南面墙下有几十竿修竹，枝叶扶疏，面南便是三间小屋，窗上满嵌可窗玻璃。

进了屋门，只觉暖香拂面。原来三间小屋，将东首一间隔作卧室，外面两间遍裱着文绫，西南墙上挂着一个横额，上写道“玉笑珠香之馆”，款书“富川居士”。痴珠细审笔意，极似韩荷生，便向红卿问道：“这富川居士，可是韩荷生么？”红卿点头道：“是。”漱玉道：“红卿室中，有一字不是荷生写的么！”红卿因问痴珠道：“你在京会过他没有，”痴珠道：“人是会过，诗也读过，只是不曾说过话。”红卿道：“你如今可晓得他的踪迹么？”痴珠道：“他很阔，我出京时，闻他为明经略聘往军营去了。”

[评] 明写痴珠，暗写荷生。相映生辉，各臻其妙。

红卿、痴珠说话时，漱玉立起身来，步到东屋门边，掀开房帘，招呼痴珠下炕，道：“你看那壁上许多诗笺，不是荷生小楷么？”痴珠踱入卧室，见茵藉几榻，亦繁华，亦雅净，想道：“风尘中人，有此韵致，不减娟娘也。”便从那柳条诗绢上《七绝四

首》瞧起，看到第三首，吟道：

“神山一别便迢迢，近隔蓬瀛水一条。
双桨风横人不渡，玉楼残梦可怜宵！”

便道：“哦！这就是定情诗么？”再瞧那乌丝冷金笺上《金缕曲》一阙云：

转眼风流歇。乍回头、银河迢递，玉箫呜咽。毕竟东风无气力，一任落花飘泊。才记得相逢时节，雾鬓烟鬟人似玉，步虚声，喜赋《瑶台月》。谁曾料，轻轻别！

旗亭莫唱《阳关叠》。最惊心、渭城衰柳，灞桥风雪。翠袖余香犹似昨，咫尺河山远隔。恐两地梦魂难接。自问飘蓬成底事？旧青衫，泪点都成血。无限事，向谁说！

[评] 哀感顽艳，确是好词！

漱玉便向痴珠道：“这便是荷生去年留别之作，沉痛至此！”又望着红卿道：“你们相别，转眼便是一年，光阴实在飞快！”

红卿一面答应，一面眼圈早已红了。漱玉便不往下说。痴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联云：“秋月春风等闲度，淡妆浓抹总相宜。”点头道：“必如红卿，方不负此等好笔墨！”红卿即让四人在房中坐下，道：“你的诗名，早有人向我说过。自古文人相轻，实亦相爱。你这般倾倒荷生，怎的见面不扳谈呢？”痴珠便将花神庙匆匆相遇及先后题诗一节，详叙出来。红卿道：“你看过他的诗，你心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后读你的诗，又不知怎样想你呢。你爱他的诗，他今年都中还诗寄来赠我，我如今统给你瞧吧。”

[评] 此情被红卿说中。

说毕，便唤丫头取钥匙，向枕函检出浣花笺数纸，递给痴珠。

大家都走拢来，痴珠展诵道：

“冰绡雾縠五铢轻，记访云英到玉京。
苔径晓烟窗外湿，桂堂初月夜来明。
菱花绰约窥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
最是凝眸无限意，似曾相识在前生。”

银壶漏尽不成眠，乍叙欢情已黯然。
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写红笺。
团香和泪常无语，理鬓熏衣总可怜。
莫话飘零摇落恨，故乡千里皖江边。”

便道：“原来红卿是安徽人，流转至此，可怜，可怜！”说毕，又往下念道：